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十日 (星期日) 第七九八號

神州日報

今日本報特刊一張半外埠一版(舊幣五分五厘) 館址上海南京路一百三十號 電話一五〇一五號 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年五前元紀國民於刊創報本)

INCORPORATED DELAWARE U.S.A.

名人言
馮副委員長說
力有餘而智不足，自己並不努力，自己對於抗戰並無貢獻，但抗戰是國家的生命，我們應該盡到自己的責任，如果我們自己不努力，不奮鬥，不犧牲，我們就沒有資格談論抗戰，我們就沒有資格談論勝利。

宜昌附近戰事極劇烈 日軍兩路進犯均敗退

華軍現正加緊追擊日軍死傷頗衆

廣西省境內日軍業已全部被肅清

黃旭初撥款二十萬犒勞前綫將士

【本報九日電】宜昌附近戰事極劇烈，日軍兩路進犯均敗退，華軍現正加緊追擊，日軍死傷頗衆。廣西省境內日軍業已全部被肅清，黃旭初撥款二十萬犒勞前綫將士。

越南日軍擬假道泰國 威脅新加坡及緬甸

刻正與泰國當局進行此項談判

日果侵星島美即將派軍艦往援

美總統不否認英美澳訂立協定

【本報九日電】越南日軍擬假道泰國，威脅新加坡及緬甸，刻正與泰國當局進行此項談判。日果侵星島美即將派軍艦往援，美總統不否認英美澳訂立協定。

華軍擊退浩大 加緊攻蕭山

因處殘日頗爲狼狽

【本報九日電】華軍擊退浩大，加緊攻蕭山，因處殘日頗爲狼狽。

撤集青島

因遭受華軍襲擊

【本報九日電】撤集青島，因遭受華軍襲擊。

交通中斷

華軍日軍遭襲擊

【本報九日電】交通中斷，華軍日軍遭襲擊。

日軍退出南甯

確係被壓迫

【本報九日電】日軍退出南甯，確係被壓迫。

日軍被迫退出南甯

足證日方力量薄弱

日如南進必遭受英美聯合打擊

中國須力行全面戰爭爭取勝利

白崇禧報告華軍戰法業已成功

空軍清野

岳陽附近日軍

敗退城陵磯

新贛河北岸日亦潰敗

國府命令

南洋華僑利益

國府將保護

英鎊鈔票

傳免持票人損失

國府將保護

國府將保護

國府將保護

國府將保護

國府將保護

國府將保護

國府將保護

國府將保護

國府將保護

國府將保護

國府將保護

國府將保護

國府將保護

國府將保護



冷香膏

春青留長 老防皺去

冷香膏潤滑芳潔，爲最進步之皮膚營養劑，能防止粗糙，減少斑點，秋冬多用，見效尤捷，誠駐顏之無上妙品。

各大公司 百貨商店 均有經售

中國化學工業社出品

河南路一五七號電話九五五二

美今後軍火出產 由英美兩國平分

美墨現進行聯合防衛談判 羅斯福總統對新聞界談話

【華盛頓九日電】羅斯福總統昨日對新聞界發表談話，謂美墨兩國現正進行聯合防衛談判，此項談判之目的，在於使兩國之防務計劃，能互相配合，以應付未來之威脅。總統並謂，美墨兩國之防務計劃，將由兩國政府共同決定，而兩國之軍火出產，亦將由兩國政府共同分配。總統並謂，美墨兩國之防務計劃，將由兩國政府共同決定，而兩國之軍火出產，亦將由兩國政府共同分配。

希特勒發表演說 德國決作戰到底

對戰事前途具有勝利信心 國社黨舉行起義紀念典禮

【柏林九日電】希特勒昨日在柏林發表演說，謂德國將作戰到底，對戰事前途具有勝利信心。希特勒並謂，德國人民將不惜犧牲，以爭取最後之勝利。希特勒並謂，德國人民將不惜犧牲，以爭取最後之勝利。

倫敦市長歡宴席上 邱吉爾演說

英人被推舉無遺今日者 并稱英國將獲勝利

【倫敦九日電】邱吉爾昨日在倫敦市長歡宴席上發表演說，謂英國將獲勝利。邱吉爾並謂，英國人民將不惜犧牲，以爭取最後之勝利。邱吉爾並謂，英國人民將不惜犧牲，以爭取最後之勝利。



日月肥皂
比尋常省料
衣時力費
間氣用

德機投彈百噸 英空軍擊落四架

德機投彈百噸 英空軍擊落四架

【倫敦九日電】德機昨日投彈百噸，英空軍擊落四架。德機投彈百噸，英空軍擊落四架。

土耳其各城市 建造防空壕

政府撥付巨額經費 土耳其各城市建造防空壕

【安卡拉九日電】土耳其政府昨日撥付巨額經費，在各城市建造防空壕。土耳其政府昨日撥付巨額經費，在各城市建造防空壕。

英空軍飛往轟炸 德軍在塞尼黑演說時

英空軍飛往轟炸 德軍在塞尼黑演說時

【倫敦九日電】英空軍昨日飛往德境，轟炸德軍在塞尼黑演說時。英空軍昨日飛往德境，轟炸德軍在塞尼黑演說時。

日月肥皂
比尋常省料
衣時力費
間氣用

南京商業儲蓄銀行上海分行

經理 丁山桂 副經理 錢家楨 朱開觀 錢家楨 朱開觀 錢家楨 朱開觀

本行辦理各項儲蓄存款，利息優厚，手續簡便，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羅斯福曾在大選前 低估本人力量

羅斯福曾在大選前 低估本人力量

【華盛頓九日電】羅斯福總統昨日對新聞界發表談話，謂其在大選前曾低估本人力量。羅斯福總統昨日對新聞界發表談話，謂其在大選前曾低估本人力量。

艾登返英 西調查人口

艾登返英 西調查人口

【倫敦九日電】艾登昨日返英，西調查人口。艾登昨日返英，西調查人口。

在邊陲示威 蘇外長招待外交團

在邊陲示威 蘇外長招待外交團

【莫斯科九日電】蘇聯外長昨日在邊陲示威，招待外交團。蘇聯外長昨日在邊陲示威，招待外交團。

日月肥皂
比尋常省料
衣時力費
間氣用

上海周報

本報內容豐富，報導詳實，歡迎訂閱。

義希軍展開激戰

英方稱希軍佔領馬奇頓高原，義希兩國飛機互相出動轟炸。

英軍到達克里島

英軍已佔領克里島，並正向島內推進。

蘇聯五架飛機在邊陲示威

蘇聯五架飛機在邊陲示威，引起國際關注。

艾登返英

艾登昨日返英，將向政府報告西調查人口。

羅斯福曾在大選前低估本人力量

羅斯福總統昨日對新聞界發表談話，謂其在大選前曾低估本人力量。

在邊陲示威

蘇聯外長昨日在邊陲示威，招待外交團。

義希軍展開激戰

英方稱希軍佔領馬奇頓高原，義希兩國飛機互相出動轟炸。

研究方式分討論講演等項
由蔣委員長担任名譽會長

抗戰以來
中國留學生統計
(一) 續

易 命 章 蘇	范 棟 蘇	何 賢 粵	孫 榮 興
金 俊 行	北 平 兒	未 許 未	肆 業 重

[illegible][illegible]

中 央 派 派 動 場

回 球 力

日 夜 兩 場

日 二 半 時 一 打 擊 賽

一 泰 可 洛
二 依 恩 高
三 佛 蘭 多
四 依 蘭 蘇
五 古 樂 仙
六 柱 榮 龍
巴 仙 龍

夜 八 場 一 打 擊 賽

一 拉 安 力 卡
二 奧 力 薩
三 蘇 登 巧
四 蘇 羅 沙
五 亞 蘭 培
六 亞 蘭 培

第 一 注 意 連 票 票 即 出
一 意 早 起 候 顧 者 有 售

請 早 降 光

[illegible]

李堪	李名玉	雷常軒	陳若勸	何逢明	方廷孫	江紹基	許永祚	許肇新	董應源	丁萬年	陶品昌	洪治平
粵	浙	粵	粵	鄂	粵	蘇	閩	蘇	北平	北平	北平	粵
中山	光緒	汕頭	廣東	中華	朱中	南京	北京	中央	北平	北平	附中國社會	
化學	文學	醫藥	市政	經濟	教育	造人	建築	農業	結核病	性病	皮膚科	
溫鵬	李恩良	李崇德	李崇德	李崇德	萬其英	朱祖英	楊瑞玉	楊同宇	陸家祥	譚漢英	吳善忠	
粵	粵	蘇	蘇	蘇	蘇	川	鄂	川	浙江	粵	蘇	
金陵	之江	水利	交通	中山	交通	女大	建築	華南	安新土	東興	交通	
經濟	土木	水利	電機	工業	機械	教育	音樂	社會心理	石油	法律	市政	
紀衡	承衛	張棟	胡棟	林樹	朱文慶	何惠康	楊顯宗	曹友和	劉雲龍	王明賢	何壽	
術	粵	浙	湘	浙	蘇	粵	閩	蘇	京	京	粵	
翼	天	學	通商	東莞	復旦	交通	燕京	中南	輔仁	燕京	散外	
工商	商會	學院	銀行	郵政	行政	交通	信託	文化	飛機	製藥	教育	

[illegible]

經濟委會辦事細則

第一條 籌辦一切經濟收入。
 第二條 保管一切經濟收入。
 第三條 撥充一切開支。
 第四條 查一切賬務。
 第五條 編擬經濟狀況報告書。
 第六條 各收據須填明號數。
 第七條 各收據須填明號數。
 第八條 各收據須填明號數。
 第九條 各收據須填明號數。
 第十條 各收據須填明號數。

足球聯西

東華·葡萄牙 今日會師逸園
 最十時半開始將有酣鬥
 乙組賽與法陸軍對壘

西屬足球賽 今日計有
 甲、乙、丙三組一場交鋒：
 甲組四戰四勝之華人對土東
 歐隊，蓋過四勝之華人對土東
 歐隊，上午十時半開賽，門票
 場，下午十時半開賽，門票
 南、北各一元，北各一元，元
 元。東華本年氣派高張，不
 利觀者。

今日秩序

東華會·葡萄牙 (甲)
 最十時半，逸園球場，
 利觀者，恐遲誤，陸軍德

[illegible][illegible]

周文成	粵	金良農科經濟
王蔚然	蘇	金融
趙祖晏	蘇	北平
袁宏翠	浙	中央工商管理
楊和潤	蘇	中央食品保存
周大淵	閩	糧食農村社會
楊學賢	閩	福建
黎寶雄	蘇	清華 電機
張耀南	川	清華 工程
廖獻存	桂	中國政治經濟
李遠國	閩	福建植物病理
李謙榮	閩	福建森林
李朝良	粵	之江土木水利工程
吳守樂	閩	清華飛機發動機
謝德鴻	浙	貴州
翁壽光	寧	浙江
賈秉德	遼	道北
李汝超	鄂	湖北軍用化學
張培勳	鄂	武漢農業經濟
容駿龍	粵	京京
胡旭光	蘇	航空
單基藩	蘇	交通
鄭允征	粵	中山
戚其謀	浙	四川大隊機械化
鄭德坤	燕	類人
黃惠文	冀	交通土木
馮志蘭	皖	工業
劉德偉	川	營業
李丕光	魯	外交
齊魯	魯	盛

△滿荷牙(甲組) 劫殺會
○阿奎諾 奧列維拉 法里尼
若雷米連 聖佛何拉沙
C 預備員 V 蘇若 雷米連
A 雷米連 B 雷米連
△優游會(乙組)劫殺陸

軍)
江 湖 陶自鳴周凱麟
鄭通裕 吳友仁 王才高
張林根 王章義 毛鴻發
又

甲組昨賽

竟出冷門

法商初傳捷報

西聯足球甲組，昨晚昨
戰法國隊，以三比二勝之。

術。二對一法商又告佔先。
西捕不計屈居人後，力圖翻
復，乃其意欲故絕，左路
勾中，被連德托一頂，亦告
勾中，二對二再度平手。
半時終了，彼此不分勝負。

易地再戰 法商改戰
球場內，
警報頻傳。麥克法倫一度向
中，俄史斯頓頭頂，熱中門
柱揮出，史密斯斯頭頂，熱中門
上橫木揮下。史白斯退上一
脚，兩飛而去。法商連登上
一美射門被免。廿五分終結
一失，而後被免。活潑姿從
新進傳他休脫，點球踢進，史白
斯下，撲前幾前一步，佔入
空門，三比二法商再度佔先
，奠定勝局。此後西捕雖經
力反攻，幸無所成，法定時
間了結，法商即以三對二

戰結束，法商竟對中國力戰西抽，冷門獨出，觀衆亦散。西抽在該場所以全勝爲最，緊隨東華之後。昨日敗捷，間接造成東華奪標。其賽於下：

秋色平分 二時卅分開始

裁判吳守衡。西抽雖球速攻，格致奇特，球直入，離門六碼處，先是射門，直擊網角，一對另拉足。時雖風雨不足十分鐘，西抽全線反攻，有調整，由右皮爲前鋒，西抽沙克充右衛，前鋒線亦

前幾戰，前鋒射門欠準，爲失敗之主因。

足球義賽軍容

順克斯又變

德意志足球義賽，已定下星期二在該國舉行。東華及騰克斯，亦邀賽業已公布，會場前報。茲悉：騰克斯西華，加強實力起見，除選北西亞，史臣仲外，錢伏尼，李列奧，厄吉布特，另選聖牙，蒲爾尼，衛布哈特任左衛，蒲爾尼，衛布哈特充右衛，前鋒線亦

十三屆西青籃球賽

決定下月九日揭幕

僅辦甲組限制十二隊參加
報名已開始門票重訂價格

大綱絕佳，直奔快道，將球勾中，破刺華特頓正着。預選網內一成一對一半手。未幾，法官接捕歐文射門機會，俱被勒納不捨截去。雙方你來我往，均無收穫。直到廿六分鐘後，法官中鋒鮑烈脫，將史丹佛傳來之球。

茲錄該全陣如左：
庫及卡普斯丁爾、歐陽、盛、東郭聖宜小膽心勝。
項綽謙全陣如左：

馬、湯姆、項綽謙、阿爾、李列奧、吉蒙斯、鐵伏尼、普斯丁、柯拉沙。

第三屆臨時籌備委員，業經西區警務處派員，於日前會同，於定於下月九日（星期一）開臨時籌備。本屆籌辦組，乙組雖請不舉行。報名自即日起，至本月九日止，限開十二名，報名費國幣一百元，保證金十五元。該委員會經不難籌得，以此竟免姓姓，如能獲選，西區方面將以「小販」及「工人」兩類，加入所選。按：上屆計有甲組十一隊，及乙組八隊。甲組駐事強壯，乙組則係工人，本屆工人參加甲組演出，慶會期去年

第一組，「白」等三隊，本屆未知分若干。至若華人球隊，上屆加入者，除強聯外，尚有華聯，和青友聯，說勞，毅聯，新是等。本年球隊人事頗多變遷，預料強華將換役百樂門義多參加，華聯已告解散，毅聯，處境久未見其動信，連青友，久未見可照舊過會，又難，似可照舊參與及角逐。此外舊組強聯，及川聯，常平義，各一聯身手，門票價格，亦行訂立，樓下二樓上

暹商米由更見猖獗
米市漲風再接再厲
粉市受米價影響略呈暗緊

國米昨晨因市漲風依然
未絕，實一起粉粒價及米
當乘機漲價之惡劇，仍有米
續前進，實方既頗頻城昂，
惟戶又樂於放價增高，是以
市情奔騰迄未稍息大有再創
新高勢。厚山粉粒已居九
十元高點，比前又升元半，
其他野稻寄糯糯米等亦俱增
二元，統市成交一千石左右

(十兩)，因外匯帶軟，故
高廿三元，某錢莊進銀料四
兩三，低五千五百五十元，俄
見某金號與銀錢力售小至五
千五百廿五元，外匯報單，
某銀號加碼力進，小錢莊
補空，頓見貨價已退至期
十五元，現飛貨價已退至期
交價之下，銀錢金號多專收
五元四角十元，則多專收

洋米市情仍甚高昂，有賴到銀匯商不礙定於亦有，茲開計，計合義興號等洋行，現出十二月份每噸四十一號米一千八百噸，每噸價為七十三元，但因投標競逐過熱，故，茲商中因投標競逐過熱，因此搶帽子交易依然盛行，盛開後行情繼續上騰，西曆四號又重達七十九元，西曆五號亦由六十四元升至六十九元，比前又升為七元至二元相近，其他碎米及糙米等亦俱漲起，又碎米統布交貨包左右，又碎米約同籬貨近千噸。

昨日粉市受米價激漲影響，略呈暗漲，回籠車粉粉售戶已吃價至高十八元八角半，約同籬貨近十八元九角。

在水陸對貨共有六百餘包。

忽起，銀號小錢莊升單，金號連銀幣銀五十五元，升至五十五元七十七元，收市五十五元五十九元，收後升至五十五元五十七元，金號連銀幣與期交已持平，關金勿動。銀錢皆備，金每兩出價，大同行與新同行均仍舊五元，大同行與

獲利數多傾吐

中銓會一度挺價

昨日公債暗市轉趨疲淡，乃因匯利數多不斷傾吐，以致行情接近，中銓利潤雖有微量抵進，一處提價，但結果仍呈不支下跌，比上日供小六角至八角半，統市

金市復升
終上漲四十二元

昨日倫敦金市暗盤，漲勢復熾，乃外匯驟跌，多方交易起加開價，故當日由五千五百廿五元，終步漲至五千五百七十七元，總見軌升四十二元，有四百五十元上落，交易共二千數百兩，各方人

現棉銷增續升
昨日現棉因國外電訊報升，兼紗銷見增人心良佳，價又升二二。計由前業連，米得林花二百價，二百八

國內公債市價
收市 比上日

統一甲種	八五	八五
乙種	六五	五〇
丙種	五五	五〇
丁種	五五	五〇
戊種	五五	五〇
六公債	五五	五〇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奎隆兌價已做

升至三元六角

昨中失德豐附牌均平，美匯油市穩中步趨高，華幣力強，油洋行有結滯。故該行出美兌英金兌價已兩倍升至三元六角左右，終已概辦仍至一紙執單，交易頗旺。

自該廠開銀行實行現貨兌現美金六元七五，華比兌現美金六元六二五，華商趕拍進十一元三三，而華行兌現美金六元六二五，一處策力售六元八七五，一處策力售六元八七五，故見回便，不火油洋行漲約一元二角，三五，騰越及逸士二日三十八四九，午期外盤行情，做計廿六元COMBINE，另見款化，年收美金現期貨，三聯士八四三七五，美金

大條現期均小

(倫敦廿八日電)大條銀市提跌十五(八週度)貨少六十五，技術家指出：少維持市面，收後市稍平。又美銀貨未更，印銀現貨長十五安那，一期貨長十四安那

食油銷路較輕

食油 食油因銷路疲，行間方面亦因產價低，而活動，是以生油漸減，僅推半元至零元，豆油無微而銷，蘇市咸安實漲一百桶，及期貨一千桶，膠州生油三十餘磅。

賣豆 日昨黃豆市況先跌後昂，初因銷滯，浮圓貶

六元，此前日銀票五十三元二角，上月銀票四十五元三五，通月銀票十二月家三〇三九，美金現貨與前日同，本月票一六六二五，下午過六無市。

實銷似已進展

昨日棉市平，上午十時後，場外漢口紗發見，是以織機開六日價低沽出，是以中展間形勢頗佳，進出高張，客棧走化漸見興隆，同業人心振奮，大致市情外棉一致。

現紗逐步向榮

昨午棉市平，上午十時後，場外漢口紗發見，是以織機開六日價低沽出，是以中展間形勢頗佳，進出高張，客棧走化漸見興隆，同業人心振奮，大致市情外棉一致。

昨晚而轉冷，結果東上江蘇順德，就市成與東上豆餅十包，太黃豆五十包，小麥。昨日小麥交易仍冷落，近郊到貨僅五十包，悉由日廠照出一元原價洋差，市上之做關，惟顧祥泰少數首批來貨已轉往外埠，在途七八萬包，約於下週可抵滬。

穀皮：昨日穀皮淡銷極稀，市上供求未及飽滿。統市成交配四八百包，計開單穀皮價四十八元七角，早豐穀皮價四十六元六角半，其餘乏。

[illegible][illegible]

劇咳肺痛 若不早治必成癆瘵

桔梗素

咳嗽多痰，爲人生苦事，而久咳傷肺，更覺危險，欲圖根本解決，端在服藥，使其祛痰止咳，痰既不生，咳自能止矣，佛慈桔梗素，係將國產桔梗提取得有效成分，配合其他藥品調製而成，有潤肺消痰之功，凡患久咳，痰飲，喘息，咳痰不爽等症，宜早服佛慈桔梗素，自然痰去咳止，肺潤氣暢，

佛慈大藥廠發行

上海盧洽卿路三十九號 電話九〇六三一



推開十八號的門，一陳恐怖疑懼就跑到我的心頭。我向四面一看，只見地上滿是東西，而盆盥落在左邊，破茶鉢在右邊上轉動，牆上掛着的一張照片已給摔碎了掉在地上，鏡框碎了，玻璃也碎了！那個姑娘，名叫柳翠的，正背靠着牆，低着頭，坐在那兒嘆氣，她的臉是異常地慘白，她低着嘴嘆氣，幾有無數委曲藏在心裏，她伸出兩手，無助地在牆上抓來抓去。

「我輕輕地走了進去，我問：『誰呢？你沒有上學去嗎？』」

「哦！是你！」他抬起頭來，我看清楚了她那紅腫的眼睛，在牆簾毛下透出尖銳的視線。

「你笑了！」我走近了她。

「嗯，」她強裝着笑容，什麼也不說；但她的眼睛裏，却孕育着淚光。

「成，」她說：「父親實在太傷了我的心了！」

「什麼事？」

她好像沒聽見我的問話，接着說下去。

「我真懷愧有這樣的父親。我為什麼有這樣的父親呢？我還不明白事理的父親！」

「她說着，眼淚開始充滿了她的眼眶。」

「你不要太傷心，」我低聲說：「父親總是父親有什麼事不可以商量，解釋呢？」

「你不知道，」她帶着哭聲說：「爸一向恨着我，就因為我要求學。這許久來，她天天恨我作對，就為了不願讓我繼續求學。今天，他父又……」

「你停停，」她又接下去：「你不知道，」我嘆息，我為了讀書，不知哭過多少次。我計畫着，想辦法，成天東奔西跑就為了在外求學。誰知爸不但不同意，反說我在投學騙錢。問起你，你說，這又是冤枉，當我考進了□□大學後，他罵我不求學，你讀書就不准許！你考進了也還沒，我不准許你讀書就不准許！你說，為什麼他說一句，我非得聽一句呢？」

「那時，你怎麼說呢？」我問。

「我哦！」她抬起頭，以一種遲疑的聲音說：

「我是說，我不要爸爸負担學費。」

「那麼，誰負担你的學費呢？」

「伯母，」她笑着，臉上浮過一個愉快的表情。「伯母愛我，一向把我當作自己的女兒看待，她答應我大學畢業。」

「那好極了。」

「但是爸不允許我。」——後來幸虧許多親戚勸解，爸才允許了。從此，我以為風浪一過，該是平靜的日子；不料，爸因天天刺着我讀書的時間，一上午叫我買菜，燒菜，弄這些，弄那樣。你想，我不是鐵打的，我怎麼來得及預備校里的這許多功課，我的身體又如何支持得了呢？」

「她說着，眼淚終於無聲地滴下她的雙頰。」

「我以為爸的方法很多，」我說：「你應該避免正面的衝突，你要找機會說服你的父親，向他解釋讀書的理由，徹底得柔和一點，千萬不要有敵對的神色，能忍受的地方還得忍受一點……」

天，他父又爲了這事，罵了我，還把茶鉢等物摔在地上，你瞧：這多討厭！」

「停！停，她又接下去：『

天，他父又爲了這事，罵了我，還把茶鉢等物摔在地上，你瞧：這多討厭！」

「停！停，她又接下去：『

「不要這樣。」我拉著她的手，搖著她的肩膀。「父親畢竟是父親，你要設法得到他的了解。」

「了解？呵，一輩子也不會了解的。到頭來還是各奔各的路。你說，家於我，又有什麼好處？什麼安慰。這些年，我儘能又有什麼？對生活還不叫一聲苦。我每天重複的忍受着痛苦，把一切的希望，連同苦難都丟在未來的獨立，把一切。我相信，只有我能以自己的手來留得住自己。」因此我要求：「不讓你求學；來姓制我。」「不讓你求學；」這些字眼，我聽過多少遍，這遍都到了我的心。成，你爸爸對我還有什麼父女之情。人是感情的動物，感情一發，就發，簡直什麼也完結了，你說是不是。」她離開，眼睛刺刺地望著我。

香港出版本地總代售處為光書局每冊定價四角

戰後港兩地有一個時期，關於婦女問題的刊物雜誌，簡直可以說沒有。後來，在上海有上海婦女出版，連打算打還沈沈的局面，現在上海婦女雜誌停刊，上海各婦女刊物却也不少，如《問題》《婦女》等。這些刊物，提出一種婦女主義，擬對婦女問題作深刻的研究。昨天偶

「時代，你說時代？難道把所有的罪惡都歸諸時代麼？」我告訴她，我雖至不能跟那時時代那樣用蘇聯婦女主義，「她說，臉上的表情，我沒改變。」

「你兩位，我沒改變。」

「不願用蘇聯婦女主義，人到世界上來是爲了反抗；我們對於一切合理的事情，自然都能反抗；不過，熱情固然重要，但更需要的却是沉着，我希望你好好地運用戰鬥的技巧。」這時，你要明白，我在這新舊交替的時代，根本是痛苦的。我們爲減輕痛苦，所以更要相信這個咒咒的時代打倒咒咒的一切；你這這，我們憧憬的個日子是會到來的，只要我們努力。」

「我們憧憬的個日子是會到來的。」她說着，臉上放出明朗的笑容；但隨即拉着我的手，幾乎用着要拖她的手指那麼大的動，「你還不還？什麼時候到？」

「大概不還了。什麼時候到？」

「你說不還了？我使勁的掙脫她的手，拍着她的背，安慰她說：『血也不是白流的。別性急，我們不遲會到來的。那時時候，父親了解女兒，女兒也明白父親，所有的隔閡全在春風裡融化了。』」

「真的嗎？」她拉開衣領，又又擦過一個明明的。推開窗子，她望着漫漫的長空，夢幻似地誦着高爾基的詩句：

「讓嚴風吹快些來吧！」

值得「讀外夫妻財產制的探討」一篇，立論新穎，不偏不倚，可以作文章法典的參考。作爲夫婦的，是文藝工作的少數。其中世界婦女生活小叢書，可以作文藝談，可以作小品文談，趣味味，略略地補了一種缺點，文藝談婦女生活小叢書，是收集得頗多的。

「時代，你說時代？難道把所有的罪惡都歸諸時代麼？」我告訴她，我雖至不能跟那時時代那樣用蘇聯婦女主義，「她說，臉上的表情，我沒改變。」

「你兩位，我沒改變。」

「不願用蘇聯婦女主義，人到世界上來是爲了反抗；我們對於一切合理的事情，自然都能反抗；不過，熱情固然重要，但更需要的却是沉着，我希望你好好地運用戰鬥的技巧。」這時，你要明白，我在這新舊交替的時代，根本是痛苦的。我們爲減輕痛苦，所以更要相信這個咒咒的時代打倒咒咒的一切；你這這，我們憧憬的個日子是會到來的，只要我們努力。」

「我們憧憬的個日子是會到來的。」她說着，臉上放出明朗的笑容；但隨即拉着我的手，幾乎用着要拖她的手指那麼大的動，「你還不還？什麼時候到？」

「大概不還了。什麼時候到？」

「你說不還了？我使勁的掙脫她的手，拍着她的背，安慰她說：『血也不是白流的。別性急，我們不遲會到來的。那時時候，父親了解女兒，女兒也明白父親，所有的隔閡全在春風裡融化了。』」

「真的嗎？」她拉開衣領，又又擦過一個明明的。推開窗子，她望着漫漫的長空，夢幻似地誦着高爾基的詩句：

「讓嚴風吹快些來吧！」

值得「讀外夫妻財產制的探討」一篇，立論新穎，不偏不倚，可以作文章法典的參考。作爲夫婦的，是文藝工作的少數。其中世界婦女生活小叢書，可以作文藝談，可以作小品文談，趣味味，略略地補了一種缺點，文藝談婦女生活小叢書，是收集得頗多的。

「時代，你說時代？難道把所有的罪惡都歸諸時代麼？」我告訴她，我雖至不能跟那時時代那樣用蘇聯婦女主義，「她說，臉上的表情，我沒改變。」

「你兩位，我沒改變。」

「不願用蘇聯婦女主義，人到世界上來是爲了反抗；我們對於一切合理的事情，自然都能反抗；不過，熱情固然重要，但更需要的却是沉着，我希望你好好地運用戰鬥的技巧。」這時，你要明白，我在這新舊交替的時代，根本是痛苦的。我們爲減輕痛苦，所以更要相信這個咒咒的時代打倒咒咒的一切；你這這，我們憧憬的個日子是會到來的，只要我們努力。」

「我們憧憬的個日子是會到來的。」她說着，臉上放出明朗的笑容；但隨即拉着我的手，幾乎用着要拖她的手指那麼大的動，「你還不還？什麼時候到？」

「大概不還了。什麼時候到？」

「你說不還了？我使勁的掙脫她的手，拍着她的背，安慰她說：『血也不是白流的。別性急，我們不遲會到來的。那時時候，父親了解女兒，女兒也明白父親，所有的隔閡全在春風裡融化了。』」

「真的嗎？」她拉開衣領，又又擦過一個明明的。推開窗子，她望着漫漫的長空，夢幻似地誦着高爾基的詩句：

「讓嚴風吹快些來吧！」

值得「讀外夫妻財產制的探討」一篇，立論新穎，不偏不倚，可以作文章法典的參考。作爲夫婦的，是文藝工作的少數。其中世界婦女生活小叢書，可以作文藝談，可以作小品文談，趣味味，略略地補了一種缺點，文藝談婦女生活小叢書，是收集得頗多的。

「時代，你說時代？難道把所有的罪惡都歸諸時代麼？」我告訴她，我雖至不能跟那時時代那樣用蘇聯婦女主義，「她說，臉上的表情，我沒改變。」

「你兩位，我沒改變。」

「不願用蘇聯婦女主義，人到世界上來是爲了反抗；我們對於一切合理的事情，自然都能反抗；不過，熱情固然重要，但更需要的却是沉着，我希望你好好地運用戰鬥的技巧。」這時，你要明白，我在這新舊交替的時代，根本是痛苦的。我們爲減輕痛苦，所以更要相信這個咒咒的時代打倒咒咒的一切；你這這，我們憧憬的個日子是會到來的，只要我們努力。」

「我們憧憬的個日子是會到來的。」她說着，臉上放出明朗的笑容；但隨即拉着我的手，幾乎用着要拖她的手指那麼大的動，「你還不還？什麼時候到？」

「大概不還了。什麼時候到？」

「你說不還了？我使勁的掙脫她的手，拍着她的背，安慰她說：『血也不是白流的。別性急，我們不遲會到來的。那時時候，父親了解女兒，女兒也明白父親，所有的隔閡全在春風裡融化了。』」

「真的嗎？」她拉開衣領，又又擦過一個明明的。推開窗子，她望着漫漫的長空，夢幻似地誦着高爾基的詩句：

「讓嚴風吹快些來吧！」

值得「讀外夫妻財產制的探討」一篇，立論新穎，不偏不倚，可以作文章法典的參考。作爲夫婦的，是文藝工作的少數。其中世界婦女生活小叢書，可以作文藝談，可以作小品文談，趣味味，略略地補了一種缺點，文藝談婦女生活小叢書，是收集得頗多的。

「時代，你說時代？難道把所有的罪惡都歸諸時代麼？」我告訴她，我雖至不能跟那時時代那樣用蘇聯婦女主義，「她說，臉上的表情，我沒改變。」

「你兩位，我沒改變。」

「不願用蘇聯婦女主義，人到世界上來是爲了反抗；我們對於一切合理的事情，自然都能反抗；不過，熱情固然重要，但更需要的却是沉着，我希望你好好地運用戰鬥的技巧。」這時，你要明白，我在這新舊交替的時代，根本是痛苦的。我們爲減輕痛苦，所以更要相信這個咒咒的時代打倒咒咒的一切；你這這，我們憧憬的個日子是會到來的，只要我們努力。」

「我們憧憬的個日子是會到來的。」她說着，臉上放出明朗的笑容；但隨即拉着我的手，幾乎用着要拖她的手指那麼大的動，「你還不還？什麼時候到？」

「大概不還了。什麼時候到？」

「你說不還了？我使勁的掙脫她的手，拍着她的背，安慰她說：『血也不是白流的。別性急，我們不遲會到來的。那時時候，父親了解女兒，女兒也明白父親，所有的隔閡全在春風裡融化了。』」

「真的嗎？」她拉開衣領，又又擦過一個明明的。推開窗子，她望着漫漫的長空，夢幻似地誦着高爾基的詩句：

「讓嚴風吹快些來吧！」

值得「讀外夫妻財產制的探討」一篇，立論新穎，不偏不倚，可以作文章法典的參考。作爲夫婦的，是文藝工作的少數。其中世界婦女生活小叢書，可以作文藝談，可以作小品文談，趣味味，略略地補了一種缺點，文藝談婦女生活小叢書，是收集得頗多的。

「時代，你說時代？難道把所有的罪惡都歸諸時代麼？」我告訴她，我雖至不能跟那時時代那樣用蘇聯婦女主義，「她說，臉上的表情，我沒改變。」

「你兩位，我沒改變。」

「不願用蘇聯婦女主義，人到世界上來是爲了反抗；我們對於一切合理的事情，自然都能反抗；不過，熱情固然重要，但更需要的却是沉着，我希望你好好地運用戰鬥的技巧。」這時，你要明白，我在這新舊交替的時代，根本是痛苦的。我們爲減輕痛苦，所以更要相信這個咒咒的時代打倒咒咒的一切；你這這，我們憧憬的個日子是會到來的，只要我們努力。」

「我們憧憬的個日子是會到來的。」她說着，臉上放出明朗的笑容；但隨即拉着我的手，幾乎用着要拖她的手指那麼大的動，「你還不還？什麼時候到？」

「大概不還了。什麼時候到？」

「你說不還了？我使勁的掙脫她的手，拍着她的背，安慰她說：『血也不是白流的。別性急，我們不遲會到來的。那時時候，父親了解女兒，女兒也明白父親，所有的隔閡全在春風裡融化了。』」

「真的嗎？」她拉開衣領，又又擦過一個明明的。推開窗子，她望着漫漫的長空，夢幻似地誦着高爾基的詩句：

「讓嚴風吹快些來吧！」

值得「讀外夫妻財產制的探討」一篇，立論新穎，不偏不倚，可以作文章法典的參考。作爲夫婦的，是文藝工作的少數。其中世界婦女生活小叢書，可以作文藝談，可以作小品文談，趣味味，略略地補了一種缺點，文藝談婦女生活小叢書，是收集得頗多的。

「時代，你說時代？難道把所有的罪惡都歸諸時代麼？」我告訴她，我雖至不能跟那時時代那樣用蘇聯婦女主義，「她說，臉上的表情，我沒改變。」

「你兩位，我沒改變。」

「不願用蘇聯婦女主義，人到世界上來是爲了反抗；我們對於一切合理的事情，自然都能反抗；不過，熱情固然重要，但更需要的却是沉着，我希望你好好地運用戰鬥的技巧。」這時，你要明白，我在這新舊交替的時代，根本是痛苦的。我們爲減輕痛苦，所以更要相信這個咒咒的時代打倒咒咒的一切；你這這，我們憧憬的個日子是會到來的，只要我們努力。」

「我們憧憬的個日子是會到來的。」她說着，臉上放出明朗的笑容；但隨即拉着我的手，幾乎用着要拖她的手指那麼大的動，「你還不還？什麼時候到？」

「大概不還了。什麼時候到？」

「你說不還了？我使勁的掙脫她的手，拍着她的背，安慰她說：『血也不是白流的。別性急，我們不遲會到來的。那時時候，父親了解女兒，女兒也明白父親，所有的隔閡全在春風裡融化了。』」

「真的嗎？」她拉開衣領，又又擦過一個明明的。推開窗子，她望着漫漫的長空，夢幻似地誦着高爾基的詩句：

「讓嚴風吹快些來吧！」

值得「讀外夫妻財產制的探討」一篇，立論新穎，不偏不倚，可以作文章法典的參考。作爲夫婦的，是文藝工作的少數。其中世界婦女生活小叢書，可以作文藝談，可以作小品文談，趣味味，略略地補了一種缺點，文藝談婦女生活小叢書，是收集得頗多的。

「時代，你說時代？難道把所有的罪惡都歸諸時代麼？」我告訴她，我雖至不能跟那時時代那樣用蘇聯婦女主義，「她說，臉上的表情，我沒改變。」

「你兩位，我沒改變。」

「不願用蘇聯婦女主義，人到世界上來是爲了反抗；我們對於一切合理的事情，自然都能反抗；不過，熱情固然重要，但更需要的却是沉着，我希望你好好地運用戰鬥的技巧。」這時，你要明白，我在這新舊交替的時代，根本是痛苦的。我們爲減輕痛苦，所以更要相信這個咒咒的時代打倒咒咒的一切；你這這，我們憧憬的個日子是會到來的，只要我們努力。」

「我們憧憬的個日子是會到來的。」她說着，臉上放出明朗的笑容；但隨即拉着我的手，幾乎用着要拖她的手指那麼大的動，「你還不還？什麼時候到？」

「大概不還了。什麼時候到？」

「你說不還了？我使勁的掙脫她的手，拍着她的背，安慰她說：『血也不是白流的。別性急，我們不遲會到來的。那時時候，父親了解女兒，女兒也明白父親，所有的隔閡全在春風裡融化了。』」

「真的嗎？」她拉開衣領，又又擦過一個明明的。推開窗子，她望着漫漫的長空，夢幻似地誦着高爾基的詩句：

「讓嚴風吹快些來吧！」

值得「讀外夫妻財產制的探討」一篇，立論新穎，不偏不倚，可以作文章法典的參考。作爲夫婦的，是文藝工作的少數。其中世界婦女生活小叢書，可以作文藝談，可以作小品文談，趣味味，略略地補了一種缺點，文藝談婦女生活小叢書，是收集得頗多的。

「時代，你說時代？難道把所有的罪惡都歸諸時代麼？」我告訴她，我雖至不能跟那時時代那樣用蘇聯婦女主義，「她說，臉上的表情，我沒改變。」

「你兩位，我沒改變。」

「不願用蘇聯婦女主義，人到世界上來是爲了反抗；我們對於一切合理的事情，自然都能反抗；不過，熱情固然重要，但更需要的却是沉着，我希望你好好地運用戰鬥的技巧。」這時，你要明白，我在這新舊交替的時代，根本是痛苦的。我們爲減輕痛苦，所以更要相信這個咒咒的時代打倒咒咒的一切；你這

中央 七時五十分 六時四十分 今映 舞宮血案

恩派亞 七時四十分 二時一刻 今映 秦香蓮

光華 七時四十分 二時一刻 今映 秦香蓮

明星 七時四十分 二時一刻 今映 秦香蓮

西海 九時四十分 二時一刻 今映 比翼雙飛

榮金 九時四十分 二時一刻 今映 比翼雙飛

九星 九時四十分 二時一刻 今映 比翼雙飛

卡德 九時四十分 二時一刻 今映 比翼雙飛

陸南山眼科 診所 仍設法租界...

陳少華父子牙醫師 診所 仍設法租界...

尹樂仁醫師 診所 仍設法租界...

祝味菊 診所 仍設法租界...

陳耀堂 診所 仍設法租界...

黃伯棠 診所 仍設法租界...

白濁 橫痃 下疳 梅毒 斷根

拾元 橫痃 下疳 梅毒 斷根

白濁 橫痃 下疳 梅毒 斷根

白濁 橫痃 下疳 梅毒 斷根

拾元 橫痃 下疳 梅毒 斷根

白濁 橫痃 下疳 梅毒 斷根

白濁 橫痃 下疳 梅毒 斷根

拾元 橫痃 下疳 梅毒 斷根

白濁 橫痃 下疳 梅毒 斷根

白濁 橫痃 下疳 梅毒 斷根

拾元 橫痃 下疳 梅毒 斷根

白濁 橫痃 下疳 梅毒 斷根

白濁 橫痃 下疳 梅毒 斷根

拾元 橫痃 下疳 梅毒 斷根

白濁 橫痃 下疳 梅毒 斷根

白濁 橫痃 下疳 梅毒 斷根

拾元 橫痃 下疳 梅毒 斷根

白濁 橫痃 下疳 梅毒 斷根